

岁月印记

那些鸟事

■ 何霖

一大早起来,汽车的喇叭声“嘟……嘟……”不已,今天的南沙区天空是灰蒙蒙的,泥头车路过后扬起的灰尘及远处造纸厂飘来的屡屡浓烟,更让心情变得烦躁和压抑。

楼下,路边的一棵细叶榕树上,一只小鸟叽喳着飞出觅食。只有阳台上的紫荆花无精打采地随风摇曳……

忽然想起在贵州乡下生活时,那种山清水秀,那种静谧无声。留在少年记忆里的东西,并没有因为山乡的偏僻而失去它的美好与欢乐。那时,漫山遍野、房前屋后都是鸟的天堂,大路边能够听到蛙声和蝉鸣,田野里也能闻猫头鹰、布谷鸟的叫声。麻雀是见得最多的鸟,家里晾晒的食物常常成为它们偷袭的目标。它们不怕人,如若不是你靠近,是舍不得飞走的。

我家的老宅是先草房后瓦房,外墙表面是用石灰抹的而非水泥,时间久了,那些个宽窄不等的石洞和石缝,渐渐变成了麻雀们理想的巢穴。尤其是屋檐与墙体的结合处,更是一些“大家族”的藏身之所。我受不了它们叽叽喳喳的蛊惑,心头便起了捕捉的歹念。某个晚上,搬来一个楼梯,接地处让弟妹们扶好固定,我一人往上爬,在接近屋檐处,伸手往麻雀的“老巢”摸去,颤抖的双手还没有堵住巢门,鸟儿们倾巢飞走了。我有些无能为力,鸟儿们不是在睡梦中吗?那么快就知道我的动机?或许我只是跟它们演绎猫捉老鼠的游戏,而非将它们赶尽杀绝。

之后,我不用爬楼梯登高摸麻雀了,轻易地自制一个木质弹弓,想用此去袭击它们。据已有的经验,我用手电筒往那些个鸟巢一射,被光线照到的麻雀反而不动了。于是,我拿出弹弓,随着一颗石子的射出,那麻雀应声落地,折翅的它在我面前扑腾。但之后呢?我开始忧郁起来,是把它吃掉,还是将它埋葬?显然都不能。而我这样做的后果却是要了它的命,或毁掉了它们一家的幸福。而它们只想借我家的屋檐筑巢,或仅仅吃掉几粒粮食而已。生命是如此之轻,我开始后悔起来。

有一次捕鸟是在白天,就在自家的院坝里。我在地上放一个筛子并固定,在筛子下面撒上一些玉米或稻谷,筛子的中间系着一条绳子并轻轻地提起拉到家里,透过门缝观察麻雀的动静。当麻雀进入筛子下面觅食,绳子一拉,筛子往前倒,就把它罩住了。但这种捕鸟的方法不是很有效,因为在拉绳倒筛这个过程中,速度相当慢,而鸟的速度更胜一筹……

在那时,除了麻雀,喜鹊和乌鸦也有很多,都是各自一群一群地飞在一起。有些不知名的大鸟“人”字形排开,在对面的山间,由远及近,再由近及远飞去。然后再变成“S”形,越飞越远。喜鹊的叫声非常清脆悦耳,它们就在我家门前的那株碗口粗的梓木树上筑巢。尽管我听不懂鸟语,但那清脆悠扬的和声跨越了语言的藩篱,而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情感力量。我们喜欢它,传统思维是它们能给我们带来好运和欢乐。有时乌鸦也会到树上凑热闹,据说乌鸦的叫声有不祥之兆,它还喜欢吃腐烂的动物尸体,我们讨厌它。相比之下,我还是喜欢听喜鹊或者是布谷鸟的叫声,它们有意无意的演绎经常会让人赏心悦目。

这些陈年鸟事,维持了我的一段少年时光。

麻雀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无故减少了,喜鹊和乌鸦也在我迷糊的往事回忆中消失了。之后,我南漂来到广州,知道了做人的不易,也耳闻目睹了一些“鸟事”的发生,比如因环境的变化,或一些捕鸟吃鸟的事发生,知道做鸟的不易和生命的价值。于是,在往后的日子里,我发誓再也不会为了满足自己的快乐而去剥夺鸟们的生命和自由了。

这是一种罪过。怀念所有的鸟儿们,甚至想再听听乌鸦的叫声。

(作者系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作家协会主席,《南沙文学》杂志主编。)



在街头巷尾,“反腐”堪称高频词,人人都知道什么是“打老虎”,什么是“打苍蝇”。我们总是在构想,要是这个社会没有腐败该有多好啊!因为我们深知腐败的危害性:腐败会导致政权灭亡,带来社会动乱,生灵涂炭;腐败也会像病毒一样侵蚀整个社会的肌体,造成道德的沦丧和伦理的溃败。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腐败和反腐从来就没有消停过,腐败与反腐总是纠缠在路上,对决在路上。

是的,腐败是传统社会的顽疾,之所以称为顽疾,是因为它是人类公敌,世界性难题,并没有时空地域概念之分,没有党派意识形态之别,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程相伴而生。事实上,中国历代皇帝为了治理腐败,可谓绞尽脑汁,不过大多最终反腐措施不能取得治本之效。于是,历史走到今天,腐败依然存在,反腐依然在继续。

笔者曾无数次追问:反腐为什么会那么艰难?为寻答案,便找来《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张宏杰著,人民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一书翻阅。该书选取“腐败与反腐”这个历史性现实性交织的问题提纲立意、谋篇布局,站在封建王朝更迭、历史演变的时空背景下,以史实和数据,对中国汉宋元明清等时期官员的工作生活状况、收入支出情况,以及国家反腐败制度设计等方面作了以点带面、深刻细致的描述。

该书从三个部分对历史上腐败与反腐败情况进行了阐述:第一部分对清王朝的腐败与反腐败做重点分析;第二部分重点解读中国历史上的俸禄制度,探讨官员俸禄与腐败之间的关联;第三部分介绍封建王朝各种制度下官员的生存状况。全书围绕“腐败与反腐”这个主题,进行了抽丝剥茧、披沙拣金般地生动呈现,触发读者深层次的领悟与思考。

作者以历史学家特有的冷峻笔触,在制度与人性的双重维度中,绝妙地再现了曾国藩、刘光第、那桐等朝廷官吏在金钱与人生际遇面前的不同态度,深入分析了中国历代俸禄制度的利弊及反腐得失。用编者的话说,这是一部既普及历史知识又契合时代主题的佳作,为反腐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资源和历史参照,为今人提供了一面传统社会如何治理腐败的镜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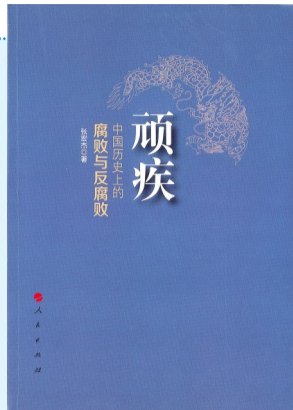
书中告诉我们,清朝的皇帝们希望通过根除腐败来消除满汉种族矛盾造成的合法性危机,但最有能力和声望的康熙在腐败面前望而却步,甚至纵容了制度性腐败;雍正的养廉银改革,因后继者改革精神的缺失而夭折。

书中告诉我们,腐败首先是一个制度问题,其次才是道理问题。在制度面前,腐败的源头无疑是权力的不受约束和权力决定一切,但官员的薪酬或者俸禄水平是否能让它们过上体面的生活,是否和他们手中的权力匹配,则是诱发腐败最直接、最具体的原因。从道德层面,腐败的官员是不值得同情的,但如果不了解官员阶层的真实生存状态,那么,造成腐败的荒诞制度一定是抽象的、冰冷的。翻开清朝官员的账本之后,我们也就明白了腐败顽疾为何会蔓延千年。

历史是连续的,反腐必须向历史汲取经验和教训。今天的中国社会,在物质层面上已经与传统社会面目全非,但是权力结构的基盘仍然保持着强大的惯性,贪腐现象及其背后的规律与历史上很多时期有很多相同或者相似之处。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看清历史,有助于我们找到治理这个千年顽疾的良方。

“激浊扬清,大道之行”。如何破除“腐败顽疾”,通过治标达到治本,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巨大考验。让官员们“不敢贪”,让官员们“不能贪”,最终让官员们“不想贪”,我们的反腐永远在路上。

(作者系重庆市綦江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察委员会主任。)



延续千年的对决

读《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

■ 贾如兴

棋盘花

■ 胡雁冰

常年生活在低海拔
我无法想象
生如夏花之灿烂的模样,尤其是在千米以上
直到邂逅你
我口里的级攀花

倚着蓝天和白云
每一级攀爬
都有华丽绽放
每一次增长
都缀满甜蜜和希望

不羡慕牡丹的艳丽
荷花的富饶

不妒忌桂花的娇矜
腊梅的异香
持续升华
耀眼当夏

蜀葵,以及棋盘花
才是正确的叫法
唤醒我
持续拼搏的勇气
赋予我
生机勃勃的方向

如棋的人生
当盘点出
夏花的模样



作者介绍:胡雁冰,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重庆市评论家协会会员、南岸区作家协会常务理事,现供职重庆市南岸区政协。

初夏的梦

■ 郑嘉佳

沉睡了一段过往后,我睁开了眼睛,那个人依然无声无息濒临我的梦境,几个小时的惊心动魄后,留下的只有睫毛上的湿润。

“外公——”

好想再见他一面。

外公已经离开三年了,他留给我的记忆已经从无比疼痛变得模糊,可每次回乡下的老家,回到后院的池塘旁边,透过光阴的眼睛,似乎还能看见年幼的小女孩拿着树枝,一片一片地数池塘里的荷叶,她的身后跟着一个男人,戴着藏青色帽子,穿着与他瘦小身材不相配的大布衫,嘴角总是带着藏不住的笑意。

“外公,我想捉蜻蜓。”我执着于蜻蜓那并不华丽却又像玻璃般的羽翼,初夏时节,乡下的红蜻蜓漫天飞舞,像是神明为谁洒下的花雨。

外公笑着,“你喜欢它们吗?”“嗯。”“那我帮你捉。”我看着他小心翼翼地靠近一只停在池塘堤上的红蜻蜓。只见他两只手轻轻一捧,蜻蜓就关在了他的手心。我开心地想要接过时,它一拍翅膀就飞走了,留下我默默地看着它飞走,久久不肯离去。“它会飞回来的。”外公摸摸我的头。漫天的红蜻蜓,为我的童年落了一场梦幻的花雨,盛大又那样美丽,落满了我沉寂多年的时光。

后来的初夏,我长大了,外公也老了,后院的池塘被附近建筑所埋没,那些荷叶留了一世的黯然与静默给我。每年回去看他 and 外婆的日子,也变得屈指可数。有一次打电话回去,他在那头以轻松的口吻呢喃着:“也不知道你多久才能回来看看蜻蜓啊!”

一瞬间,心里像被什么堵住了一般,难受得呼吸沉重。如果说,当时惊艳于蜻蜓,只因年少,那为什么,这么多年的时光,对于外公的岁月,我竟未察觉到丝毫。

我究竟错过了多少?

直到那年,万家灯火的寒冬,外公带着病痛与世界告别。我还没来得及再和他捉一次蜻蜓,他还没来得及看见我长大后的样子。

就那样,告别了世界的喧嚣。

在逐渐加深的黑夜里,我再次走入梦境,恍惚间,我看到了池塘,看到了后院,可没有外公的影子。我落寞地准备醒来时,突然飞来一群红蜻蜓,如花雨一般,就像他从未离开我一样。

(作者系西南大学附属中学初三12班学生)